《黑金共振》

文案：

当名为愚人金的新监管者踏入庄园，诺顿·坎贝尔以为这不过是另一个与自己相似的、被命运诅咒的可怜虫。他以为他能冷眼旁观，固守着他用冷漠和强势构筑的堡垒。直到一场场追逐博弈中，那由黑石与执念构筑的身影，一次次用最野蛮的方式，凿开他尘封的内心，让他被迫审视那片荒芜之下，真正渴望的究竟是什么——是那双只凝视他的、偏执的眼睛，是那份连他自身都厌恶的部分却被全然接纳的归属。原来，他渴求的，从来不是地底冰冷的黄金，而是另一个灵魂炽热的共振。

正文：

诺顿·坎贝尔是在大厅嘈杂的议论声中，第一次听到“愚人金”这个名字的。

“听说了吗？新来的监管，叫愚人金。”

“名字真怪……但是模样很帅，浑身像是黑曜石拼凑的，拿着个大稿子！”

“感觉不好惹，以后对局得小心了。”

奈布擦着他的护肘，头也不抬地插了一句：“诺顿，他可是你的ID人格，你就不好奇吗？”

诺顿正慢条斯理地切割着盘中的牛排，闻言动作没有丝毫停滞，只是喉结几不可查地滚动了一下。他抬起眼，那双总是带着倦怠和些许讥诮的棕色眼眸里波澜不惊。“是吗？没兴趣。” 他声音低沉，带着一贯的沙哑，“庄园里怪胎还少么？无非是多了一个需要被砸晕的监管而已。”

他放下刀叉，金属与瓷盘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。同一个人吗？或许吧。但诺顿·坎贝尔早已不是那个在地底深处挣扎、渴求着一步登天的穷小子了。额头上那块丑陋的伤疤是永恒的提醒，提醒他命运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，而他所得到的一切，都需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搏杀，去争夺。他不在乎再来一个监管，无非是又多了一个需要被他用磁铁巧妙操控、戏耍于股掌之间的对手。

然而，当诺顿真正在月亮河公园的废墟中，与愚人金不期而遇时，他还是感到了一丝源于本能的战栗。

那并非纯粹的恐惧，而是一种……诡异的共鸣感。

那个身影高大、嶙峋，由不规则的黑色矿石构成，缝隙间流淌着暗金色的光泽，仿佛凝固的熔岩。他手中那柄巨大的、扭曲的矿稿，仅仅是拖行在地，就发出令人牙酸的刮擦声。最让诺顿心悸的是对方看他的眼神——隔着半个游乐场，那双在黑色岩石映衬下更显幽深的眼睛，精准地锁定了他，里面翻涌着一种近乎贪婪的偏执和审视，仿佛在打量一件失而复得的、专属的所有物。

“叮——” 密码机运作的轻微噪音拉回了诺顿的思绪。他啧了一声，迅速计算着距离和时机。在愚人金拖着稿子冲刺而来的瞬间，诺顿冷静地丢出磁铁——异性相斥！强大的磁力将他瞬间弹开，险之又险地避开了那记势大力沉的挥击。

愚人金扑空，沉重的稿子砸在地上，溅起碎石。他缓缓直起身，头颅扭转，再次看向诺顿的方向，岩石摩擦发出“喀拉”的声响。没有愤怒，没有懊恼，那眼神反而更加炽热，甚至带上了一丝……玩味？他喉咙里发出低沉模糊的嗬嗬声，像是坏掉的风箱，又像是在念着某个名字。

诺顿感到后背一阵发凉。他啐了一口，转身利用板窗与磁铁继续周旋。他可是 ob 位，他的磁铁让无数监管者头痛不已。他本该像往常一样，利用地形和技能将对方耍得团团转，为自己和队友争取时间。

可这一次，不对劲。

愚人金的追击带着一种不同寻常的耐心和精准。他仿佛能预判诺顿的每一个磁铁落点，每一次翻窗路线。他的攻击并非漫无目的，而是在一次次逼迫诺顿走向特定的角落，像是在布下一张无形的网。更让诺顿心烦意乱的是，在那漫长的、心跳如鼓的追逐中，他总能感受到那道如影随形的视线，穿透废墟的掩体，牢牢钉在他身上。

一场对局结束，诺顿凭借出色的牵制勉强逃出生天。他靠在庄园大厅的墙壁上喘息，额角的伤疤隐隐作痛。不是因为受伤，而是某种被看穿、被触及内心深处最不愿面对部分的不适感。

那个愚人金……他身上有种熟悉的味道。是矿坑深处潮湿的泥土味，是金属与岩石碰撞的火花味，是……绝望和贪婪交织的，属于他诺顿·坎贝尔的味道。

第二次，第三次……他们相遇的频率高得惊人。仿佛庄园主有意安排，又或是愚人金本身就在追逐着他的气息。

在一次圣心医院的对局中，诺顿为了掩护队友离开，被愚人金逼到了死角。磁铁还在冷却，板子已经用完。他看着那个黑色的身影一步步逼近，沉重的脚步声像是敲打在他的心脏上。

无处可逃。

诺顿闭上了眼，准备迎接那痛彻心扉的一击。

然而，预想中的疼痛并未到来。愚人金只是停在他面前，巨大的阴影将他完全笼罩。那冰冷的、由岩石构成的手指，缓缓抚上了他额头的伤疤。动作带着一种近乎亵渎的轻柔。

诺顿猛地睁开眼，对上那双近在咫尺的幽深眼眸。里面翻涌的情绪他太熟悉了——那是看到同类，看到残缺，看到内心深处同样黑暗角落的认同与……渴望。

“你……” 诺顿想说什么，喉咙却像是被堵住。那冰冷的触感并非源于岩石，而是某种更深邃的东西，径直穿透了他用以自我保护的重重甲胄，触碰到了内里某个连他自己都早已遗忘的、柔软而脆弱的角落。

愚人金发出模糊的音节，不再是毫无意义的嗬嗬声，而是几个破碎却清晰的词语：“……我的……坎贝尔……”

诺顿的心跳漏了一拍，随即更加狂躁地鼓动起来。不是因为情动，而是一种被冒犯、被看穿，却又夹杂着一丝诡异认同感的愤怒与慌乱。

“荒谬。” 他在心底嗤笑一声，试图用惯常的冷漠将这瞬间的失态碾碎。他猛地偏头，甩开了那冰冷的手指，动作幅度大到几乎扯伤自己的脖颈皮肤。“滚开！”

他挣扎着想站起来，却被愚人金用更重的力道按回原地。监管者那双幽深的眼睛里，翻涌着的不再是单纯的狩猎欲望，而是一种……洞悉一切的了然，以及一种近乎残酷的执着。他仿佛在说：我认识你，诺顿·坎贝尔。我认识你藏在傲慢下的卑微，认识你伤痕下的贪婪，认识你所有不愿示人的阴暗面。因为，我们本就同源。

那一瞬间，诺顿感觉自己坚固的心防并非被彻底摧毁，而是被凿开了一道微不可查的缝隙。就像他曾经在矿洞深处，用镐尖敲击岩壁时，发现的那第一道预示着内部可能存在矿脉的裂痕。危险，却又充满了一种致命的诱惑。

他依旧厌恶愚人金的靠近，厌恶这种被强行剖开的感觉。但在这极致的厌恶之下，某种更深层的东西开始悄然滋生。或许是因为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从未有人——包括他自己——如此不加掩饰、如此偏执地，试图去触碰他那颗被污泥和野心包裹的真实内核。

“我的？” 诺顿在脱离对局后，独自一人站在宿舍的镜子前，看着额头上那块丑陋的疤痕，耳边回响着那破碎的词语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。“真是疯子。”

可那句“疯子”的断言，却不再像最初那样斩钉截铁。

之后的事情，并非顺理成章的暧昧，而是一场更为复杂、更为拉锯的心理博弈。

在接下来的对局中，诺顿依旧会用磁铁精准地干扰愚人金，会利用板窗与他周旋，展现出一个顶尖 ob 位应有的强势。但他的目光，会不由自主地去追寻那个黑色的身影。他开始在愚人金那看似毫无章法的追击中，解读出某种只针对他的、恶劣的“关注”。他会注意到，愚人金放弃追击残血的队友，转而执着地穿越半个地图来找他；他会发现，当自己被逼入绝境时，对方挥下的稿子总会偏移那么几寸，仿佛在享受他狼狈闪躲的模样，而非急于将他置于死地。

这是一种扭曲的、令人火大的“特殊对待”。

诺顿告诉自己，他只是在研究对手，知己知彼。可内心深处那道裂痕，却在一次次这样的“特殊对待”中，缓慢地蔓延。他依旧嘴硬，依旧用冷漠和嘲讽武装自己，但在无人察觉的瞬间，比如当愚人金因为他的一个精彩操作而发出浅浅的低笑时，诺顿的心底会掠过一丝极其微弱的、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悸动——那是一种被强大存在认可的、扭曲的满足感。

他们的关系，并未“悄然变质”，而是在一次次心跳加速的追逐与短暂交汇的眼神中，进行着一场无声的角力。诺顿在抵抗，在挣扎，但同时，他也在不自觉地被吸引，如同飞蛾本能地趋向那团可能焚毁自身，却又无比炽热的火焰。他内心的冰层没有碎裂，只是裂痕在加深，等待着某个契机，让被禁锢在冰层之下的、真实的情感，得以窥见天日。

——

关系确立后的某天，一场至关重要的排位赛。

诺顿正在军工厂的废墟间灵活穿梭。这局是他的晋级赛，他打得格外认真。然而，愚人金显然今天“状态”极佳，或者说，他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无比明确——诺顿·坎贝尔。还没打一会儿，场上就只剩下他和奈布以及4台密码机未破译的词条，没办法，平局是不指望了，诺顿只能顶着压力等奈布修出地窖然后跳地窖少扣点分了。

几次精彩的磁铁博弈后，诺顿终究还是被那精准预判的掘地穿刺击倒在地。但是幸好，地窖修出来了，而且他是挂飞，能走，灰色的视野中，那个黑色的身影踱步而来。

愚人金没有立刻将他牵起，而是蹲下身，岩石构成的面孔凑近诺顿。他伸出冰冷的手指，蹭了蹭诺顿因为运动而泛红的脸颊，嘴角泛起一丝清晰可见的、恶劣的笑意。

“我记得，” 愚人金的声音低沉沙哑，带着矿石摩擦的质感，“这局是你的晋级赛。”

诺顿抿紧了唇，别开脸。

“确定不求我？” 愚人金的手指滑到他的下颌，微微用力，迫使诺顿看向自己，“求我佛你，给你个平局？”

诺顿心脏猛地一跳，但属于骨子里的骄傲让他硬生生压下了那瞬间的动摇。他猛地扭开头，甚至直接转过身，用后背对着愚人金。内心激烈地斗争着：‘开什么玩笑！堂堂 ob 位，庄园铁脊梁，怎么能向监管求佛！’ 他只能在心里祈祷着奈布能赶紧找到地窖逃生，这样至少能少扣点分。

愚人金看着诺顿这副强装硬气的样子，眼底的笑意更深了。他将诺顿牵起，往地下室走去，但他并没有走向最近的地下室椅子，而是径直朝着地下室深处走去。

“你干嘛！” 诺顿忍不住惊呼出声，挣扎起来。这家伙，连个地窖的机会都不肯给吗？非要把他放到那个鬼地方去放血？一股无名火窜了上来。

感受到气球上的人的挣扎，愚人金停了下来，低低地笑了起来，胸腔震动带着矿石共鸣的嗡嗡声。他低下头，灼热的气息喷在诺顿耳畔：“别等地窖了，宝贝。看看你的队友，为了救你，他还在附近徘徊，不肯自己找机会逃走。” 他刻意顿了顿，让诺顿能清晰地看到状态栏上奈布那不佳的血线，以及不远处那道谨慎移动、试图寻找机会的身影。

“这把，也是他的晋级赛。” 愚人金的声音如同恶魔低语，精准地戳中了诺顿内心某个刚刚松动的地方，“你确定要因为你的‘倔强’，让他陪你一起输掉这场比赛，一起掉分吗？”

诺顿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了。他当然想赢，想晋级，他比任何人都渴望证明自己，渴望向上爬。但如果这份“胜利”是建立在队友因为他的固执而被拖累、一同坠入失败的基础上……

啧。 脑海里闪过奈布之前为了掩护他，硬生生扛下一击的画面。那个佣兵总是这样，沉默却可靠。诺顿自己可以为了利益不择手段，但他讨厌欠人情，更讨厌成为别人的拖累——尤其是，拖累一个或许称得上“合格”的队友。

“所以，” 愚人金的声音充满了戏谑和不容置疑的占有欲，“为了你们的‘平局’，我想，你不会介意陪我度过这剩下三台密码机的时光吧？” 说着，他已经抱着诺顿走进了地下室深处，绕开了那显眼的狂欢之椅，来到了最隐蔽的角落。

“你……！” 诺顿的话音未落，就被迫咽了回去。愚人金将他放在堆积的木箱上，沉重的身躯随之覆上，那柄骇人的矿稿被随意丢在一旁，冰冷的岩石手指却灵活地探入他的衣摆。

愚人金在他耳边发出一声低沉而餍足的喟叹，那声音混合着岩石摩擦的质感与某种难以言喻的占有欲，如同岩浆般滚烫地灼烧着诺顿的耳廓与神经。“……现在，我们有很多时间了，坎贝尔。”

地下室里只剩下压抑的喘息、衣物摩擦的窸窣声，以及偶尔泄露出的、诺顿极力控制的呜咽。愚人金的动作带着岩石般的坚硬和监管者的强势，却又在细微处透露出对怀中人极致的迷恋。诺顿从最初的抗拒，到最终在这熟悉又陌生的气息中溃不成军，只能被动地承受着这场另类的“博弈”。

奈布无法救援，只能被迫修完密码机，当最后一台密码机点亮的轰鸣声传来，整个地图被通电的光晕笼罩时，愚人金也恰好结束了最后的“掠夺”。他餍足地舔了舔唇角，帮诺顿整理好凌乱的衣物，甚至好心地用稿子将他托起，送到了地下室门口。

“宝贝，下次见。” 他按下投降键，在诺顿因这称呼而脸颊爆红、目瞪口呆的注视中，身影缓缓消失在空气中。

诺顿扶着门框，腿还有些发软，看着逃脱大门近在咫尺，心情复杂得难以言喻。平局是拿到了，可是……这算什么啊！

小番外：

自那以后，庄园里的众人渐渐察觉到了勘探员与那位新监管之间不寻常的气氛。

比如，愚人金对局里几乎只追着诺顿跑，哪怕旁边有更容易击倒的求生者。

比如，偶尔能看到诺顿从对局里出来时，虽然嘴上骂骂咧咧，但耳根却泛着不正常的红晕，衣服也偶尔有些凌乱。

比如，艾米丽某次给诺顿做例行检查时，委婉地提醒他注意“剧烈运动”的强度。

比如，特蕾西会眨着大眼睛好奇地问：“诺顿先生，为什么愚人金先生总是喜欢把你堵在角落里呀？”

比如，奈布会在排到他们俩时，直接发信号：“专心破译！”和“别救，保平！”

面对这些或直白或隐晦的调侃，诺顿通常是以更冷的脸色和更暴躁的磁铁作为回应。但只有他自己知道，在无人看见的角落，当愚人金用那粗糙的岩石手掌小心翼翼地握住他的手，当那双总是充满偏执的眼睛里只映出他一个人的身影时，他那颗曾被贫穷、苦难和欲望灼伤的心，竟然找到了一种荒谬的、坚硬的归宿。

他们依旧在庄园的博弈中追逐，磁铁与矿稿碰撞出火花。但每一次交锋，都像是灵魂的又一次碰撞与确认。诺顿·坎贝尔，这个曾经只相信金钱与自己的男人，最终在一个由矿石与执念构成的怪物怀里，找到了内心真正渴望的——无条件的、偏执的、与他黑暗共振的完整爱意。

作者有话说：希望愚人金和诺顿·坎贝尔，能永远这样，在博弈与温情交织的庄园里，幸福地生活下去。